

凉山彝族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问题与对策*

宋秋

(乐山师范学院 旅游与经济管理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摘要】凉山彝族传统手工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急需得到保护。调查人员采用访谈、观察等方法深入凉山州进行调研,指出在当前的保护中存在保护资金匮乏;对手工艺文化缺乏全面系统的调查;传承人保护面过于狭窄;新一代的传承人培养不足;乡土资源保护不力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发挥多方力量,形成多元化的保护主体;扩大保护对象,实施全面保护;引入数字化技术,推进保护手段升级;采取多种方式,推动民族手工艺文化传承;挖掘手工艺文化的价值,从开发促进保护等方面加以应对。

【关键词】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凉山彝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4-0109-04

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地处川西南崇山峻岭之间,历史上封闭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大量的传统手工艺得以保存。手工艺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形象地记载着该民族和地区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也蕴藏着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今天,传统手工艺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探索民族手工艺在当代环境下的保护、传承与开发之路,调查人员分别于2013年3月和8月两次前往凉山州的西昌、喜德、昭觉等地采用访谈、观察等方法进行调研,重点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彝族漆器髹饰技艺进行深入调查。

一、现代化浪潮下的凉山彝族传统手工艺

在哈维兰(Haviland)看来,现代化进程由四个亚过程组成——技术发展、农业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在第一个过程中,传统知识和技术让位于主要从工业化的西方借来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应用,新工具和新技术的引入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劳动效率,机械化逐渐替代了传统的手工劳动。在第二个过程中,“农业的发展意味着农业重点从生存型农业向商品化农业的转变。人们不再为自己使用而种植庄稼和饲养牲口了,他们越来越多地转向经济作物的生产,因而也就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货币经济和全球市场来出售农产品和买进商品。”^[1]商品化农业的发展打破了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家庭手工艺一直以来是作为农村自然经济的组成部分,手工艺所使用的原材料来自家庭自给或者就地取材,产品的用途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家庭成员的消费。商品化农业一方面使得家庭手工艺因为原材料不足而无法生产;另一方面,由于所有生活用品

都依赖市场交换而获得,作为自足的家庭手工艺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第三个过程中,机器大生产替代了工序繁杂的手工生产,成批的工业化产品从流水生产线上生产出来,再通过销售渠道,进入到各大市场。相对于手工艺产品而言,工业产品生产周期短、价格低廉、使用效率高,并且凭借其庞大的销售网络行销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也包括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工业产品逐渐替代了手工产品。第四个过程中,城市化使得农村不断城镇化,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转变成为城市产业工人,家庭手工艺失去了劳动力支撑。

随着时代的发展,凉山彝族传统手工艺的文化生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手工技艺已经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一些手工技艺虽然存在,但是面临后继无人的危险。无论怎样,手工艺产品被价格更为低廉的机械化产品所替代,手工业生产规模缩减,手工艺人的数量大为减少,年轻人已经不再从事家庭手工艺,他们选择了跑长途运输或外出务工,只有留在家中的老人才从事手工艺以作为家庭收入的补充。这些都是凉山彝族传统手工艺正在遭遇的现实。这些变化是如此迅速,几百年中形成的传统短短几十年就变得面目全非。但是,我们真的就能坐等那些记录了民族历史与传统的手工艺品、那些在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下发展起来的高超的手工艺、那些象征着民族精神的符号就此消失吗?不能!保护凉山彝族手工艺,就是保护人类文化的基因库。

二、凉山彝族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问题

(一)保护资金匮乏

收稿日期:2014-08-09

*基金项目:本文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手工业文化的保护与开发”(项目编号:SC12E064)资助。

作者简介:宋秋(1977-),女,四川乐山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

目前,国家能够投入的保护资金毕竟有限,凉山州的财政收入不高,能够用于保护的基金更是杯水车薪。而且这些有限的资金在分配上又有以下两个倾向:一是倾向于高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倾向于规模大、效益好的企业。而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手工艺的现实是散——高度分散、小——单体规模小、弱——竞争能力弱、差——经济效益不理想,对于大量还没有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艺以及分布在农牧区的家庭手工艺作坊来说,维持生存是很迫切的现实问题。

(二)对手工艺文化缺乏全面系统的调查

调查研究是进行保护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对四川凉山彝族手工艺文化的调查已经起步,但是还缺乏全面和系统性。首先,调查的对象基本局限在已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彝族毛纺织及擀制、彝族漆器髹饰、彝族银饰等方面,对于还没有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其它手工艺鲜有涉及。其次,调查的内容缺乏系统性,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到底有哪些手工艺,各种手工艺的分布区域在哪里,各区域的生产规模有多大,各项手工艺的生产工具有哪些,原材料有哪些,包括哪些制作工艺和环节,产品有哪些种类形态,其文化价值体现在哪里,掌握这一技艺的手工艺人有多少,都是哪些人,谁的制作技艺最高,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一回答,而且每间隔一段时间就需要重新调查,但目前的调查工作显然还做不到。

(三)传承人保护面过于狭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它必须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体、口述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这一点无论在政府部门、业界还是学术界都已达成了共识。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又存在保护面过于狭窄的问题。首先,手工技艺传承人众多,优秀的手工艺人的技艺往往在伯仲之间。但是在实际申报中,一项手工技艺往往只有一个指定的传承人,这就可能导致“保护了一个,打击了一片”的情况。笔者在调查中就发现,有些手艺人因此而产生心理失衡。其次,与其它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手工艺生产包括多个生产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会对成品的质量造成影响。不仅如此,手工艺生产离不开传统的生产工具,没有好的工具再好的手艺人也做不出好的作品。而目前一些重要生产环节中的手艺人 and 生产工具制作者并未被纳入到保护的范围内。

(四)新一代的传承人培养不足

手工艺文化的传承主要是依靠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老一代的传承人大都从小耳濡目染跟着父母长辈学习技艺。不少老手艺人表示,他们从几岁起开始接触手工艺,到十几岁时就可以独立操作了。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随着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孩子们都进入学校学习,失去了向父母学习手工艺的机会。而且,在接受了义务教育之后很多人选择了外出打工挣钱。主要由于手工技艺的习得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学习期,在学习期间工作非常辛苦,收入又很低,还必须集中注意力专注于工作,很多年轻人吃不了这个苦,转而从事其他行业,手工技艺的传承也由此中断。很多技艺高超的手艺人年事已高,但是新一代的传承人却未成长起来,手工技艺面临着人死艺绝的危险。

(五)乡土资源保护不力

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在于,“许多传统工艺都是体现在对某种物质材料的加工上,而许多物质材料是稀缺的、不可再生的,这些材料消失了,相关的工艺也就难以为继了”^[4]。相对于国外同行,我们在乡土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上,显得粗放、简单得多,对珍贵的天然资源很多时候也还没有出台专门的保护管理办法。以漆器生产为例,漆器的制作离不开生漆,而生漆要依赖于漆树。喜德县阿普如哈村素有“漆器之乡”之称,这里是漆器传承人吉伍家族的大本营。在笔者进入阿普如哈村调查时,发现成片的漆树林早已没有了,只有几颗漆树稀稀拉拉分布着,诉说那过往的辉煌。由于漆树林被毁,当地手艺人不得不从云南购买生漆。生漆的价格昂贵,目前已经达到每公斤4000元左右,由此带来漆器生产成本的上涨。而在西昌邛都坊的调查中发现,为了降低成本大部分漆器生产者已经用化学漆替代了生漆,以这种化学漆制作的餐具和酒具对人体是有害的。

三、凉山彝族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思路

(一)发挥多方力量,形成多元化的保护主体

民族手工艺文化的保护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单独依靠政府或某一组织、个人的力量都不能达到良好的保护效果,必须依靠多方力量的参与,引入非政府组织、企业、媒体、专家学者、个人多方力量,构建多元化的保护主体。

1.政府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形成一个分工明确、

各有侧重、相互支持的保护系统。中央政府应站在全局的高度,制定、修改、完善保护政策,针对当前政策中存在的保护对象不完备、保护面过于狭窄等缺陷,不断调整政策。同时,要保证保护经费的投入,逐年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具体包括理论及技艺研究费、传承人及传习活动补助费、民俗活动补助费、资料抢救整理及出版费、文化生态区保护补助费等,并加强对经费的监管。地方政府要根据地方实际情况,保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金投入,同时积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申报和文化传播,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针对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手工艺文化的情况,应考虑“建立起‘名师+原产地’保护制度,即经推荐、调查、审核,确认属于文化特色显著、艺术风格独特、工艺水准精湛、具有技术独占性的民间工艺师和工艺生产地,授予国家级著名工艺师,并确立其原产地。颁发相应的称号及证书,保护其产品的生产和技艺的传承。”^[3]

2. 专家学者

专家学者的参与一方面可以减少和避免旅游开发中的失当行为,为民族手工艺保护提供科学的发展思路;另一方面,专家学者的学术活动,如专业调查、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发布等都可以为民族手工艺宣传造势,推动社会对民族手工艺文化的关注。要资助、引导高校、研究机构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借助优秀的科研人才、科学的理念、先进的技术、专业的设备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整理、研究。

3. 媒体

在传媒时代,民族手工艺的意义和价值重新建构,手工艺文化品牌的形成,则离不开媒体的传播与推广。因此媒体也要积极参与到保护民族手工艺文化的任务中来,深入凉山彝族地区拍摄民族手工艺文化专题,报纸、广播、电视、广告、网站、微信等媒体要大力宣传民族手工艺和产品,推动民族手工艺文化的传播。

(二) 扩大保护对象, 实施全面保护

1. 扩大传承人的保护范围

手工艺的生产往往包含了多个重要环节,要保证每个重要环节都有指定的传承人。就是在同一个环节,也可选拔多位传承人,使他们共同担负起民族手工艺文化传承的责任,另外也可促进手工艺人之间良性竞争,不断提高技艺。同时,那些没有参加该项手工艺生产,但是为生产提供不可替代的生产工具、特殊原材料和特殊劳务的手工艺人(而

这些工具、原材料和劳务本身已处于稀缺的状态时)也应该被纳入到保护的對象中。比如,在凉山彝族漆器技艺的保护中要将最后两套彝族漆器木胚胎传统制作工具的拥有者吉伍加加和吉伍约哈二位老者纳入保护对象。

2. 保护濒危的手工艺技艺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受市场因素的影响,民族手工艺生产中存在手工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那些购买者多、获利高的手工艺产品生产的多,与之对应的手工艺就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传承。而那些购买者少、获利低的手工艺产品生产的少,与之对应的手工艺使用的少,日久就荒废了。如凉山彝族漆器制作中,成本低、利润高的木胎漆器得到了大量生产;而成本高、利润低、不好卖的皮胎漆器已很少生产。老手工艺人已经多年不做皮胎漆器,新一代的手工艺人又不会做,由此带来皮胎制作技艺衰落。漆器中的精品往往来自皮胎漆器,如果这一情况不能得到遏制,漆器技艺中的精华部分则可能就此失传。所以,保护的要点要放在这些濒危的手工艺上。由于缺乏市场的利益驱动,需要将保护资金更多用于这类技艺上;要加强对这类技艺的抢救性保护,对还掌握这些技艺的老艺人做好访谈、记录;鼓励手工艺人做精品,推动这类手工艺产品转向价值高昂的艺术品。

3. 把乡土资源纳入保护对象

民族手工艺往往是在对某一乡土资源的加工中形成的,乡土资源构成了民族手工艺发展的自然环境,也是民族手工艺的物质基础,优秀的民族手工艺文化脱离不了它的乡土资源。保护工作的触角应该由文化传承人、手工艺技艺一直延伸到资源领域。急需制定有关资源保护、管理及利用的政策措施,对稀缺或濒危资源可以引入自然保护区的模式,划定核心区、缓冲区、外围保护区,施行分级管理。以漆器制作为例,首先要保护喜德县玛果梁子和红莫梁子为主的高山桦槁树林带与高山杜鹃树林带;其次,在阿普如哈村引进树木栽培技术和优质树种,成片种植发展漆树、杜鹃树和桦槁树,在彝族漆器之乡的基础上,同时打造“漆树之乡”、“杜鹃树之乡”和“桦槁树之乡”。

(三) 引入数字化技术, 推进保护手段升级

爱川纪子曾指出目前无形文化遗产有两种保护方法,一是,将它转变为有形的形式;二是,在它产生的原始氛围中保持它的活力^[4]。第一种方法被称为“记忆工程”,即通过录音、录像、文字记载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记录存档,这样使非物质

文化遗产能够长久得到保存。可以考虑通过数字化手段、多媒体技术将凉山彝族传统手工艺拍照、录音、录像,将其进行数字化存储,既可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媒体资料,也有助于后人对它的研究与恢复。还可以建立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库和资料库,通过对资料的编排和组合实现该类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计算机化管理,便于利用者检索和查阅。并且将数字化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结合,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范围。

(四)采取多种方式,推动民族手工艺文化传承

在民族手工艺文化的传承中,前人所积累的知识、经验、智慧和价值观念借助文化信息和符号,传给新一代的手工艺者,以此来确立民族手工艺文化在历史、现在与未来中的关联性和相对稳定性。民族手工艺文化的传承具体来说有三种方式:

1.家族传承

家族传承是最古老的手艺传承形式之一,手工艺只在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内部进行传承。四川凉山彝族手工技艺以家支传承为特点,过去还必须遵守“传男不传女”的规则,如彝族漆器、银器手工艺都只能传给家族中的男孩。但是,现在这一情况有所变化,男女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区分,主要看个人的兴趣和天分。家族传承在满足家族生存发展需要的同时也推动了家族成员在手工艺上精益求精。放眼当今国际顶级高端手工制造业,比如瑞士的手表制作、意大利的珠宝设计和法国的皮革制品其核心工艺也往往仅限于家族内部传承、交流。那些掌握高超手工技艺的家族,比如掌握漆器制作技艺的喜德县吉伍家族、掌握银器制作技艺的布拖县勒古家族需要在年青一代中物色新的传承人,从小接受严格的训练,担负起家族兴盛的责任。

2.师徒传承

师徒传承打破了血缘关系的限制,将手工艺的传承扩展到了师傅与徒弟之间。民族手工艺在发展中形成了严格的学徒制度,从拜师、学艺、到出师、从业都有严格的规定。师傅就像是封建家庭中的家长,向徒弟传授手工艺,还要照顾他们的吃、住。徒弟对师傅必须保持绝对的尊重,在学艺期间必须

无条件的服从师傅的安排,他们的所有作品和成果也不得以个人名义出售。手工艺生产的特殊性规定了其文化传承必须依赖老手艺人的言传身教,高超的手工艺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非得依靠长期的耳濡目染和个人的努力不可。

3.社会传承

除了家族传承和社会传承,还应该有更范围更加广阔的社会传承。一方面要借助传习所等形式推动手工艺文化的社会传承,要针对老手工艺人和年轻学徒制定更加富有吸引力的政策。另一方面,改革教育内容,推动民族手工艺文化进入校园。可以考虑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义务教育之内引入包括民族手工艺文化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等学习内容。而在职高、技术学校则可考虑开设民族手工艺的相关课程,并鼓励学生进入该领域工作。

(五)挖掘手工艺文化的价值,以开发促进保护

关于文化保护与开发两者之间的关系,学界经历了一个从认为两者之间对立到两者之间可以互补的认识过程。在笔者看来,保护分为两种,一种是非功利性的保护,即不带有盈利性质的公益性的保护行为,其保护主体往往是政府,因为文化是一个地区、民族共享的财富,那些珍稀、价值极高的文化甚至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政府从公共物品供给的角度上应该对文化进行保护,包括对文化的全面普查、记录、整理;对物质文化的征集、保存与展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对年青一代的教育与培训等等。但是,光是依靠政府的公益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很多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比如:庞大的保护经费如何能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在外界力量的强势介入下,如何能保证当地文化不脱离其原有的发展轨道……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来讲,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在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中要遵循原生地保护、原住民参与甚至主导的原则,而如果原住民并没有从保护中获得实际的价值,他们又如何能有强大的保护动力?所以,要实现遗产的保护目标,还离不开开发手段的运用,对文化的合理开发,最终能起到保护的作用。因此,良性的开发是一种带有功利性的保护。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M].瞿铁鹏,张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476.
- [2]周若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手工艺资源保护[J].美术观察.2007(11):92-96.
- [3]张建世,杨正文.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源的保护[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03):20-28.
- [4][日]爱川纪子.无形文化遗产:新的保护措施[A].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63.

(下转第116页)

(2)》中才再次出现《玛牧特依》的身影。该选译资料为彝汉文对照本,在西南民族大学铅印供内部学习交流使用,深受彝族老师、学生、专家们的喜爱。从此,拉开了新时期《玛牧特依》学习研究的序幕。

如今,随着时代的开放;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随着凉山彝族地区现代学校教育的发展,随着双语教育的推进,随着彝文教材编译工作的深入,《玛牧特依》已被选入彝语文教材在凉山彝族地区双语学校教育中广泛使用。一些学校还专门开

展了《玛牧特依》教学实验,西昌市民胜乡中心小学就是其中之一。

可见,《玛牧特依》虽然是一部传统典籍,但其真、善、美的内涵一直以来深受彝族人民的推崇和认可,而且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使它具有了跨越时代的生命力,它依然是一部“活”着的经典,被奉为教育经典,在大小凉山彝族民间及教育中广泛使用,这就是少数民族传统典籍的现代教育意义。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乌谷全名牟乌省者兹耄乌谷,汉名岭镇荣,清末民初人,卒于1918年(参见岭光电.教育经典[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印刷厂,1982:93).
- [1]岭光电.教育经典[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印刷厂(内部资料),1982.
- [2]吉格阿加.玛穆特依[M].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9.
- [3]中共昭觉县委宣传部.彝族传统道德教育读本[M].西昌:西昌市民兴印刷厂,2007:3.
- [4]冯元蔚,曲比石美等.凉山彝文资料选译(2)[M].成都: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内部印刷使用,1978:79-80.
- [5]罗蓉芝.玛牡特依[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1:15-16.

Significance of Minority Traditional Classics for Modern Education: Yi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Classic *Mamuteyi* Analysis

MA Fei

(*Yi Language and Culture school,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00*)

Abstract: In history of education of Yi nationality, *Mamuteyi* is a valuable classic. Today, it still has value and meaning. In this paper, its origin, version, nature, content, features, an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education are analyzed.

Key words: Yi nationality; classic traditional education; *Mamuteyi* (责任编辑:董应龙)

(上接第112页)

Analysis o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of Yi Nationality in Liangshan

SONG Qiu

(*Tourist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School,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 Leshan, Sichuan 614000*)

Abstract: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of Yi nationality in Liangshan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hum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ut it should be protected under the impacts of modernization tidal wave. The research has used on the method of observation research. Investor believes that some problems exist i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of Yi nationality in Liangshan, such as the lack of funds, the absence of systemic investigation of handicrafts, the narrowness of the circle of protection, the weakness of the education to new successor, and the weakness of the protection of local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some countermeasures have been provided, such as playing multilateral forces and forming diversified protection; expanding the protection objects, implementing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introducing digital technology and upgrading protection methods;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of handicrafts; mining the value of handicrafts.

Key words: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angshan Yi nationality (责任编辑:董应龙)